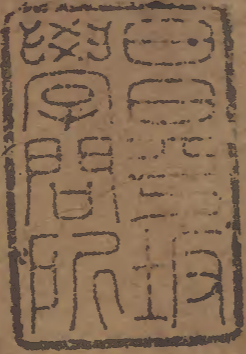


歷代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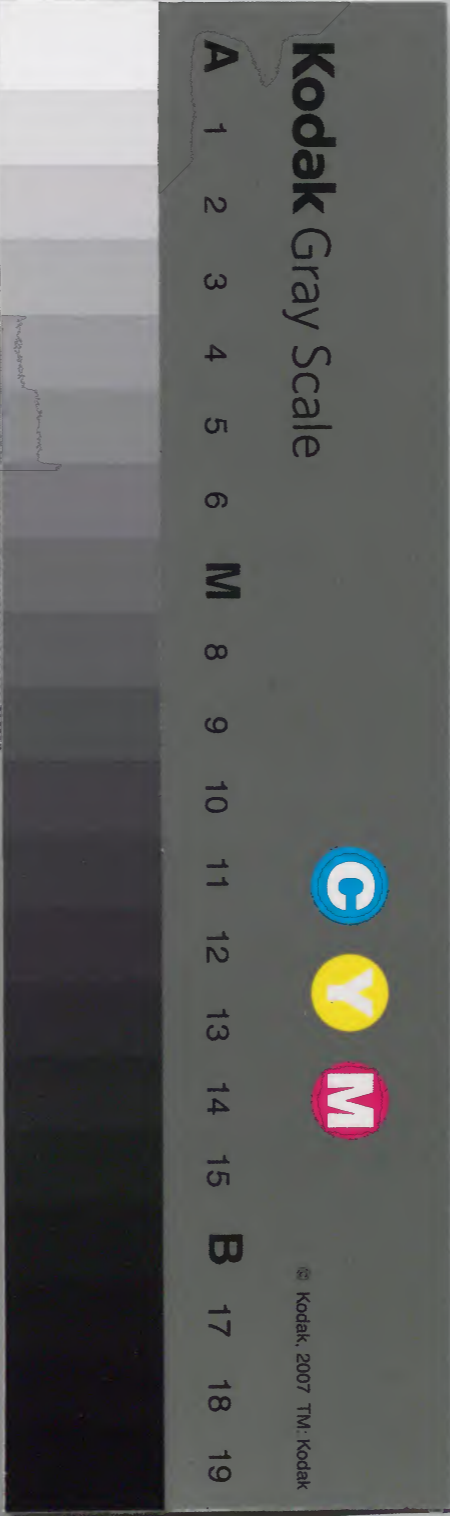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八 七 八 三 號	一 〇 三 函	七 七 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七 八 三 號	一 〇 三 函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七 八 三 號	一 〇 三 函
番號	漢	8783		
冊數		79 (42)		
函號		285	17	

六十六之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六

漢書文庫



五季

癸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

西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朱友謙復歸梁

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巖之子奉使至

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

令公謂師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友貞乃遣腹心

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

公若因而乘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

錢五十萬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

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收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

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

幾誤計。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嚴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于是象先等帥禁兵五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嚴齋傳國寶。諸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于大梁。更名鐸。久之。又更名瑱。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今居庸關。古北口地。及武州。注見前。皆下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媯州人。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行珪使其

弟行周字尚質。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八戰。力屈

乃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

周留事嗣源。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母魏氏。鎮

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字賓至。長安人。爲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光庭嘗應九經舉。不第。遂爲道士。蜀主重之。頗與議

政事。太子元膺性狷急猜忍。蜀主命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元膺未嘗與

之交言。許寂會稽人。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唐道襲閬州人。蜀主嬖臣也。道襲本以舞僮見幸。太子元膺

素惡之。屢相譖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河西翰林學士毛文錫。高陽人。不至。元膺怒。白蜀主。以峭文錫離間兄弟。請貶之。元膺出道襲入。言于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懼。遣軍使徐瑤。字伯玉。長葛人。等。以兵攻道襲。道襲中流矢墜馬死。蜀主命王宗侃等發兵討之。斬瑤。元膺亡。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為衛兵所殺。蜀主追廢為庶人。蜀主先聞元膺死。慟哭不止。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乃收淚曰。朕何敢以私害公。

八月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沿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梁于是浸不能制。

冬十月蜀立子宗衍為太子

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飛龍使唐文展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遂立為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先是。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德威不答。守光辭甚悲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耶。予受命討罪。他非所聞也。不答。已而盧龍巡屬皆八于晉。守光求援于契丹。契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詭稱若言賜梁署名可也。獨王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眾之請。誠何謂乎。蓋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手童騃使自蹈傾覆耳。

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初守光愛將李喜多贊成守光之惡及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而自踰城降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八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

德威帥振武今以嗣本代之

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為人所擒送晉

軍晉王發幽州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劉勰曰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

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仁恭父子皆荷校于其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人侵廬壽吳徐溫

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

鎮名在今鳳陽府鳳臺縣東北淮河北岸

徵兵

未集溫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

紹人

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眾

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

復戰于霍邱梁兵大敗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邱守將朱景淳表于水徙

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甲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

誅。

晉王以練新充夜反。繫縛之也。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

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

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

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

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

梁為讐。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以來。無敢當其名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曾受其恩。若既給故主以私降。甚望與自叱置忌。漸滅盡矣。存焉。先王其誠願為快舉。

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

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

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注俱見前。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攻

夔州。刺史王先成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

武。日照人。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眾。季昌遁還。昌

既攻蜀。不克。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判樞密院。毛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

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乎。蜀主乃止。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州

李嗣源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卻之。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

人初黎雅蠻有楊劉郝三姓世為酋長謂之三王其部落墨箠而居號曰銅舍雖內屬于唐受爵賞而潛通

南詔為之調導前鎮蜀者雖知而不敢詰至是蜀主數以泄漏軍謀斬之毀其銅舍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丁么反與弼通

乙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亥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二月梁分天雄為兩鎮

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矜功恃眾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

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是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于

梁主請分天雄六州為兩鎮以弱魏兵梁主然之以賀

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瀋衛二州隸

之以張筠海州人為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入昭

德于是天雄軍亂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

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爾吾六州昔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聊死遂亂入攻牙

城殺數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

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

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還三州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抵地戟手南向而詬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

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

清後魏縣明為州今屬山東東昌府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

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貝州清陽人

犒軍密言彥凶狡請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唐縣宋省故城在臨

清州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

之曰汝陵脇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

非貪土地汝雖有功于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

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

問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

甲執兵翼馬而從眾心由是大服六月晉王入城德倫

上印節王固辭而後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

德倫為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秋七月晉王勞軍魏縣

梁主之分相魏也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自白

馬渡河張聲勢以脅之鄩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五

百騎入魏州以虞變魏軍果亂攻彥章于金波亭彥章

處故址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彥章南走鄩進屯洹水注見前聞晉軍至

急選萬人趣魏縣晉王使史建塘拒之自引親軍與鄩

夾河漳河也為營晉王既入魏州遂分兵襲德州拔之又

陷澶州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厚待之遣至

是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鄩營會

天陰晦鄩伏兵五千于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

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等操短兵力戰

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

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莘縣城也。莘縣隋置。今屬東昌府。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

自黃澤。嶺名。在山西遼州東南。與河南武安縣接界。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

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

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

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

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鄩士

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

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

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

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

土門。注見前。鄩已整衆下山。屯于宗城。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平府威縣。

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

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

據臨清矣。詰朝。畧鄩兵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軍

堂邑。漢縣。今屬東昌府。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

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軍于莘西三十里。

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旣而鄩攻鎮定營。爲晉將李存審

所敗。奔還。鄩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

習騎射。誠爲勅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

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

行抄月不...

負頃一決曠口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
諛，將騎卒，將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
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郭大敗，晉人逐之，俘斬千計。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

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梁主之弟，五代史作友敬。作亂，伏誅。

梁德如張氏節度使歸霸之卒，將葬，友敬謀作亂，使腹

心數人匿于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

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疎忌宗室，專任

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

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

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

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在秦州徽縣南，為入蜀之路。王宗綰等敗

秦州兵于金沙谷在秦州東南。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

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字子重，曲周人。于邠州，半歲不

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

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既而蜀主以知俊為都招討使。

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

唐文展譖之，蜀王亦忌其才，乃誣以謀叛，殺之。丙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

子年，蜀通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為左拾遺。

有道則進無道則退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思賢自有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祿所羈愛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蓋彌彰耳

梁主聞李思賢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思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潰走詰旦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卻晉王躡之至

故元城即王莽城也在今大名府城西為方陳于西北

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鄩為圓陳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

戰良久梁兵大敗鄩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渡

河保滑州已而梁主召鄩不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代北人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字衆美京北人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

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

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

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

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

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檀引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日休之子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鏐之人貢利于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棣州人執麻以泣坐貶。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王克用正室劉氏無子寵姬曹氏生存勗克用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存勗立曹氏封晉國夫人。

晉拔貝州

先是晉王使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本晉人拒守存

審圍之已而晉克衛磁洺相邢等州梁昭德節度使張鈞棄相州走晉人

復以相州隸天雄保義節度使閻寶以邢州滄州亦降

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環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眾三千

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

黎陽為梁守考歐陽修五代史張源德列于死事傳傳云貞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

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以歐陽史所載為未盡然故從唐莊宗實錄今仍依通鑑而以歐史所

載并注于此。

冬十二月晉以張瓘為麟州注見前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

氏各平小字鄂爾多按舒嚕舊作為皇后表契丹外戚述律鄂爾多舊作月理朵今並改為皇后表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哩曰伊蘇濟勒太祖娶舒嚕氏舒嚕本回鶻儒思之後大同初太宗入汴以舒嚕氏漢賜姓名曰蕭翰從中國之俗由是巴哩伊蘇濟勒舒嚕三姓皆為蕭姓后有母有姑皆窮擗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按巴堅以叔母事舒嚕后按舒敏舊作審密

巴哩舊作振里伊蘇濟勒舊作乙室巴今改後方此置百官改元神冊舒嚕后勇

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衆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擊

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

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

軍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

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畧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

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

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

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

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

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嘗書託王緘疾

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稱帝遂以為相延徽寄書于晉主曰非不戀英王緘之讓爾因以老母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丁晉公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丑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帝凡六國五鎮契丹取晉新州唐置今宣化府保安州是晉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幽州。

先是晉新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晉王禪將盧文進字大用以眾奔契丹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晉王使范陽人募山北勁兵及劉守光亡幸以助南討存矩自部送之以文進為神將行者若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至而溝關小校官彥璋因眾怨殺存矩攢文進還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亡奔契丹至是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將劉殷守之周德威

試油以攻城勝之不足為武不勝適為人笑至為土山地道蓋下策矣舒魯之識更出按巴堅上即前此禮用延徽而國以富強後此沮攻幽鎮而料其危敗其智畧亦俱有可稱者史稱其勇決多權變故非虛

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按巴堅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萬。檀車毳幕彌漫山澤。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纈以供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按巴堅以猛火油。曰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按巴堅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舒魯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為盧文進所引。教之為土山地道以攻城。城中禦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渝水。今日渝河。在臨榆縣東。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即此。猛火油。南蕃志曰。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

敵

夏五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繁富。潤

州司馬陳彥謙常州人勸溫徙鎮海軍治所于昇州。溫從

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

樂。宋齊邱曰。三郎謂知誥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

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溫以彥謙為判官。溫

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先是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南平為

表梁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

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還事偽庭乎。貢使遂絕。至是巖稱

皇帝。國號越。收元乾亨以趙光裔字煥業。光逢之弟。前使嶺南。楊洞潛字昭

元始李殷衡德裕之孫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明年改國號曰漢。

晉師救幽州。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之圍幽州也。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

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

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乃命嗣源將兵先

進。存審寶繼之。及是。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嗣源

與存審謀。以虜騎利平原。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遇

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大防嶺。即今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而東。嗣

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五代史。按巴堅以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曰西樓。遼上京為臨潢府。地在今巴林部東北。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契丹以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丹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政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繼岌小名。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即元行欽。晉王賜姓名。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

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

鎮名。在秦安府東阿縣北，舊有拔城。臨河津，為梁晉交兵要地。

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

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禮園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注見前。矣。梁主惶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戊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春正月，晉師掠梁寅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

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夏六月。蜀主建俎。太子宗衍立。

後名衍。

蜀主久疾昏瞶。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爲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寘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

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晟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晟刺眉州。以宋光嗣福州人爲內樞密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太子卽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賢妃爲太妃。殺唐文晟。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

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又嘗與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搥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參軍蒼鶻胡三省注。優人爲優。以一人襍頭衣緣。

知訓無禮于君凡有心者皆當為鷹鷂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為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為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傷乃懦怯無識諉為不敢與聞致徐溫觀視日深浸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行密之罪臣敗子耳

徐溫不遺餘力卷之六十一

謂之參軍以一人鬚角弊衣如僮奴狀謂之蒼鵠副都統朱瑾為知訓所惡出

為靜淮節度使軍在泗州瑾心恨之而外事知訓愈謹置酒

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

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

已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楊行密先娶朱氏故隆演

呼瑾我不敢知子城使翟虔彭城人等闔府門勒兵討之

瑾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邱策即日濟江

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

通謀殺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人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瀾浸數里

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

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

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

水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

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

遂衰蜀主又以宦者歐陽晃等為將軍皆干預政事晃患所居之隘于夜因風縱火焚西隣軍營數百間

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

五季

戮徐知誥嚴可求其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屢有諫書溫賞

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知訓弟權潤州團練事先是

與弟知詢皆不禮于知誥獨知諫以兄事之知訓嘗溫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乃遁去

還金陵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

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

託于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

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誥曰錢非耕桑

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

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胡三省注以

當稅額之三千考綱目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

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

間曠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邱而徐溫惡之知誥每夜

引齊邱于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留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

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

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

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

州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在曹州府濮州東北梁賀瓌謝彥章屯

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

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

致書曰。元元之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乃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兵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在濮州西南。亦名黃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

兵距梁軍十里而全。

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

名。一日。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已而晉軍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瓌屢欲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瓌益疑之。因密潛于梁主。誣以謀叛而殺之。晉王聞之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王欲自將

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眾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此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勿戰。而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其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而輜

存勳聞梁軍甫至即帥銀槍都衝擊雖勇如彥章亦自敗走固未可謂之失策晉師之潰輜重先驚亂軍于右陳氣餒控制也厥後從珂奮勇奪據土山寶等復勸乘勢急擊卒能大殲梁眾轉敗為功而周德威稍懷疑父子河破行陣則勇銳之足以驚怖思之易于儻事豈不始然哉

重次右之西王帥銀槍都陷梁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西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軍幽州軍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賊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許州人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

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亦以為言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晉軍之敗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水北渡及是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嗣源頓首謝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已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主衍乾德卯元年吳宣王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春正月晉築德勝兩城在大名府開州今州治即北城也其南城宋為澶州治後圯于水

晉李存審于德勝渡名爲河津之要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

謂之夾寨晉王以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三月晉以郭崇韜代州雁門人爲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畧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其位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先是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溫帥將吏藩鎮以請王復不許乃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

禮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合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吳越擊吳戰于狼山在江南通州南寰宇記狼山與塔山軍山馬鞍山刀亦山並在江海之際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傅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廬陵人

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旣過復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殺吳人

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大索也聯艨艟十餘

艘蒙以牛革設睥睨音避請女牆之名也戰格彭排也木牌蔽人

從隙中出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

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

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眾莫知為計李建及王

建及少為李罕之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王建及或書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

三百人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

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

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而下梁

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解圍走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

拒之戰于無錫漢縣今屬常州府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頰溫者擐甲胄號

令軍事頃之溫病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

縱火吳越兵大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知

誥請帥步卒二千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

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

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

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

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八月。梁以王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為招討使。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

晉人上游之楊村。地名。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夾河築壘。造浮橋。饋

運相繼。音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橋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管。銑生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

葦管。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既而晉王與瓚戰于河南。瓚

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尋復戰。大敗。失亡萬計。晉王乘

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梁主聞石君立勇。繫于獄。

而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于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讐。用哉。梁主猶

惜之。釋晉諸將。而留君立。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

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沙陀。泉振。雞之。子。李嗣源之。婿。戰于河壩。

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

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胡三省曰。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庚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辰。明六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為代。

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建及由是快快而卒。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自是友謙遂歸于晉。

五月。吳王隆演卒。諡曰宣。六月。弟溥行密弟立。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寧之意。移于

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卒。溥即位。

閩月。蜀殺其華陽。

唐縣。今與成都縣並為成都府治。

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廟。

王建號。

原廟于萬里橋。

在成都府城南。元和志。蜀費禕使吳。諸葛

亮于此祖之。禕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以名。帥后如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

喬感憤赴水死。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計。

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

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韓昭字德華。長安人。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秋七月。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河

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于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

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

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

審進逼劉鄩營。鄩等悉眾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

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畧地至下邳。謁唐

帝陵。哭之而還。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其討友謙也。先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因譖之于梁主。及敗還。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宗奭醜殺之。

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以私姻移論遲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孰何為哉。昔子輿氏引庚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曲証。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千里。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

旌旗兵甲。亘百餘里。漢縣元省。故城在今成都府漢州。令段融上言。

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

本許州民家子。王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汧

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在今陝西鳳翔府汧陽縣南。舊置關于此。

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

何康女。色美。將嫁。蜀王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利州。唐置。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亦唐置。今保寧府閬中縣是。

辛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春正月。蜀主還

巴。睿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后高氏無寵。而嬖其如韋氏。韋氏者。徐耕之孫。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
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
之說璽當有一如翠心傳
之說璽更當有三其真贋
又何從而辨乃晉得之而
存最據為受命之符梁失
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盜竊
傳國寶矣存最據妄固無
足責歐陽修尚稱有識者
而亦斤斤于此何邪

卷之二十一

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不欲
娶于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累加元妃高后益見踈薄
至是遂遣還家蜀主常列錦步障擊球其中往往遠適
而外人不知焚諸香書夜不絕久而厭
之更焚皂莢以亂其氣結繪為山及宮殿樓觀于其上
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繪山涉旬不
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
卻立照之水面如畫好為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晉得傳國寶考傳國寶世以為即秦玉璽自子嬰奉漢元
尚之送建康事俱具前茲據宋白續會要云秦玉璽歷代
相傳以為神器隋平陳得之江都之難後歸寶建德建德
敗入唐唐末遺楊涉送于梁後唐莊宗滅梁得之同光難
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及清秦敗以寶隨身白
焚寶遂亡失又有神璽者不知製自何代其文與秦璽同
而玉色不及形製亦稍高大晉孝武時雍州刺史郗恢得
之慕容永以送金陵侯景之亂入于北齊歷周及隋隋文
帝號為傳國璽又改曰受命寶及平江左得秦璽以其後
出仍以北朝所傳神璽為上秦璽次之隋亡與秦璽俱歸
于唐唐末不如所在宋氏之說如此是傳國寶晉始有二

隋兼寶之至唐未而一送于梁一不知所在于是魏州僧
人所藏以獻晉王者為一寶梁主瑱左右所竊以迎唐軍
者又為一寶胡三省通鑑注備採宋說而李心傳又以秦
璽自後漢末久已失之厥後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
後復歸江左者乃晉璽也其文自左與秦璽自右不同太
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乃慕容燕璽也
其方六寸與秦璽四寸不同宋武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
隋皆姚秦璽也其文隱起與秦璽深刻不同辨說甚詳今
並節錄于此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
太師謂王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
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
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
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
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

印比卷之百五十五

卷之六十六 五季

七

李唐官寺之惡為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為昭宗復讐及存勗稱帝則邑邑以歿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為藩鎮時已不能免于跋扈即存勗與朱溫力戰亦自利之心為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于效忠而細于料事者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會魏州僧獻傳國寶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齧之或識之曰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

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即王鎔養子王德明事見前弑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驕于富貴多事遊嬉時諸鎮俱弊于戰爭趙獨安樂鎔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又好左道練丹藥求長生盛飾館宇于西山即正定房山亦曰王母山在平山縣西北每往遊之房今房山縣之大房山古名大防別為一山有王母祠漢武帝所建鎔與道士王若訥遊之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往逾月志歸委其政于宦者李弘規石希蒙等希蒙尤以諂諛得幸會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在平西將還府石希蒙止之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

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彌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將安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引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詣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引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誅之以謝眾。鎔不答。引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鎔前。鎔怒。遽歸。使其子昭祚及養子王德明。族引規漢衡。收其黨與。窮究反狀。親軍皆懼。德明因誘以為亂。德明素蓄異志。因親軍之懼而激之。曰。大罪奈何。眾皆或泣。相與謀之。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矣。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斷其首而出。因焚宮室。盡滅王氏之族。自王庭湊據成德。傳至鎔。德凡四世五帥。百年而滅。

明復姓名曰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三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晉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夏六月乙卯朔日食

秋七月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依友謙河中。事具前。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未幾。循病死。

八月晉以符習趙州昭慶人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張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都指揮使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會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死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

鎮州建塘中流矢卒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梁戴思遠聞之悉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乃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戚城注見前。

冬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妖人李應之得之遺處直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

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

義武之事論者多歸罪處直謂其召契丹而黨盜賊誠不爲刻然王都以處直養子素爲寵愛一旦背恩反噬囚其養父而殄其宗文與女禮罪惡相去無幾存焉既仗義討賊不誅王都以謝鎮入轉因而代其節使豈足語于賞罰之正哉

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爲嗣乃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及將佐之爲腹心者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自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滅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拔涿州進侵義武晉王救之。

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衆而南舒嚕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本宦者姓馬晉王賜姓名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進侵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王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午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後魏建在正定府無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即派水出正定府龍泉關外逕行唐新樂諸縣又東過定州與滋河合將士皆失色

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眾寡不敵。又梁寇
內侵。宜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
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
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
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
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
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眾退保
望都。漢縣。宋改望爲慶。今避堯
母名。仍曰望都。屬保定府。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
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會托
輝。舊作禿餒。今改正。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不解。李嗣昭引三
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

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

契丹主乃歸。

晉王引兵躡契丹。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
所。布藁于地。同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

一枚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
及也。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

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

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眾

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

成安。

北齊縣。今屬廣平府。

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

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

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為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京兆三原人。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嗣昭七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而自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為安義。

以繼韜為留後。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于晉王。為刺史。專事掎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鎮名。在衛輝府汲縣東北。共城。隋縣。故城在新鄉縣。今屬衛輝府。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九月。晉師克鎮州。張處瑾等伏誅。

李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滹沱河。津濟處。在今正定府正定縣南。以故東垣城各立柵未就。鎮兵奄至。存進出



鬪橋上殺鎮兵殆盡存進亦戰破晉王以李存審代之
鎮州食盡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縋以
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等送行臺趙人皆請
而食之磔張文禮屍于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
祭而葬之晉王以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
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
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
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
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
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劉友益曰承業
之卒具官書唐
著其乃心
唐室也
曹太夫人請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問之亦
不食者累日

十二月晉以趙季良字德章濟陰人為魏州司錄唐制諸州有司
錄司功諸曹所
謂判
司也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
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
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

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癸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
未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珠弟瓚盧程故唐進士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于四鎮河東魏博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
為相河東判官盧質字子微河南人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
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

以質為禮部尚書。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

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鏐有寵姬鄭氏其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

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警枕

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凡于樓牆之外

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史無據澤州不

下。

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珣牙將申蒙復從而

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

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安

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論其眾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

其分財享土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遠

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史不詳何

所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胡三省曰郭威事始

此。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是為後唐莊宗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登壇祭告遂即帝位

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初

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册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恹恹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

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歎。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故唐臣者為樞密

使。徐無黨曰。密使唐故事以宦者為之。至此參用士人。與宰相權任均矣。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

故用之。已而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輒吏背

豸。欲倚婦力邪。聞訴于唐主。唐主曰。朕誤相此痴物。乃貶程右庶子。任團。團之弟。李紹宏自幽

州召還崇韜。惡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

徽使。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

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魏州人。先為州孔目。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唐

主入魏時。以為支度務使。自謂應為租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故

崇韜薦張憲。晉陽人。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

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

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以高祖

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唐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幽內叛。人情岌岌

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奔唐。言曰。

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宗韜等皆以為不可。

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懸，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晉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蒲拜反。韋囊也。鼓以吹火。，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

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
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
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
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字通理。唐主命內邸人。固守。唐主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村。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于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互有勝負。彥章以十萬眾攻楊劉。城比及楊劉。始亡士卒之半。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壅壘。不可入。唐主問計于郭崇韜。對曰。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接應東平。時李嗣源在鄆州。河北聲問不通。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

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唐主以為然。會梁將康延孝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請唐主。延光因言于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從之。乃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將兵數萬至。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鄉家口。鄆州奏報始通。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巖張漢傑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

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于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于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謝彥章決河在揚劉。今山東地。段凝載酸棗之決大。綱目但載楊劉。而不載酸棗。今依五代史及通鑑補輯。

段凝以唐兵日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隔絕唐軍。謂之護駕水。後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唐命將軍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胡渭

日。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

梁將康延孝奔唐。

決河本以拒敵。乃唐兵已入大梁。而凝軍猶在河上。是欲限人而適以自限。正與智伯謬策不謀而合。若明季閩賊閩汴汴人謀決河。灌賊賊即用其計。以灌城。其禍何可言哉。

梁主引兵屯朝城。本漢東武陽。唐改朝城。今屬曹州府。康延孝來奔。唐主

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

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

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

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

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

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

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師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九月。蜀主宴羣臣于宣華苑。

蜀主以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

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

罷。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

宮女雜坐。或為艷歌相唱。和。襄。慢。無。所。不。至。極。密。使

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

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

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誘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

閣圖。並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

主不能用。王鐸字鱸。祥

咸陽人。蒲禹卿。成都人。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

自殺。唐遂滅梁。梁自篡唐至亡。凡

二主。合一十六年。

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議之。李紹宏等

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

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疑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年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

合朕心。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會王彥章

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

中都。注：兄前。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

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諛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于魏宮而焚之。

乃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

一戰，敗之。進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

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

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降之。彥章

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

不爲也。于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曷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曷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知之。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問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于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

唐軍矣。乃謂指揮使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

降讀如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

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

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

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將白刃。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

麟遂弒梁主。因自剄。

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

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

引嗣源衣而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

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

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

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

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

門乎？乃縊而死。趙巖奔許州，溫昭圖斬之。昭圖即溫韜

匡國節度。既殺趙巖，乃復名韜。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于大社。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字瑩之，洛陽人。本姓王。為前鋒。至

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眾五萬亦降。唐主勞之，凝

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舊臣見者，皆欲齧其

面，抉其心。

唐貶梁宰相鄭珪緊諸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先是唐兵將入汴，故梁

珪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梁主問策如何。珪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營，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

梁主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但此策可竟了否？珪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及唐主至，珪率百官迎謁道左。至是，貶萊州司戶。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

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

共傾唐祚，可並族誅。疑尋賜姓名李紹欽、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

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漢宗廟屢易臣節于李唐
故主之恩蔑如何獨憐
賊溫曲為保護真是別具
肺肝莊宗既得義為唐復
讐則被斷家庭庶足以快
人心而謝天下亂臣賊子
有何可貸而信從邪說僅
子鐘削妄施澤及枯骨之
仁乎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
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朱溫墓。斷棺焚屍。全義
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焚斷。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鏹其闕室。
削封樹而已。

楚王殷遣使八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

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

將奈何。唐之伐梁。遣使徵兵于吳。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乃止。可求笑

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

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

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

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

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

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

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

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

泰章已死于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

子景通。知誥長子。初名景。又名瑋。娶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江。貪暴不法。盧江

民訟縣令受賂。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

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薄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

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楊廷式字憲臣。泉州晉江人。雜端。唐侍御史。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

之雜端。

彗星見。

彗出輿鬼。輿鬼五星。秦雍州分。漢書地理志。以巴蜀諸郡。昔屬秦地。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鶡首之次。

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于玉局化。道書後漢

永壽初。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說經。有局脚玉牀。自地

而出。既去。牀隱地成穴。後遂名曰玉局化。今成都府

城北有玉局觀。宋蘇軾領提舉。即此。設道場。右補闕張雲。唐安上疏以為

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行禳

可與。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自段為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

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

嘗因為優人呼曰。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還前此

其頰。唐主悅。呼曰。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

邪。唐主悅。厚賜之。嘗暇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

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

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禽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

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

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

掖。每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有反相附託。以希

恩澤者。四海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

進爲之首進好采問閭鄙細事以問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白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朱友謙溫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從

之人頗咨怨

唐以趙光胤

光胤弟韋說之子

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

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逢之子太子少保李琪字台秀敦煌人者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于郭崇韜奏爲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以命相大事徒任衆論紛紜迄無斷制曰議者曰或皆不知爲何等入其事寧復可問明代宰相用廷推正蹈此轍所以釀成門戶之禍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于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克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季興尋還鎮。季興在唐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葉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

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備。

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尹。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

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仍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聞定州勅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

布賂遺俗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並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洛陽人使唐嚴可求豫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七

五季

甲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申降後唐凡四國四鎮春正月岐王李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躡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尋封爲秦王

唐復以宦官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唐主之弟繼安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主將祀南郊。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崇韜素廉。入洛後頗受四方賂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深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有事南郊。乃悉出所藏以佐賞給。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賜宴。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于唐主曰。臣已

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賜有司。唐

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于是軍

士皆不滿意。始怨恨有離心矣。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

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唐立夫人劉氏魏州安成人。為皇后。

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唐主

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次曰燕國夫人伊氏。又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郭

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會崇韜為嬖倖勳舊所嫉。

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又自附汾陽王子儀之派。以膏梁自處。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于內。勳舊怨之于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

本鎮。以避之所親以為不可。因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

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其言。乃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于寒微。其父以醫卜為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取幣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于藩鎮。奉之如一。

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頑。京北人。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

唐以李存賢。本姓王。注見前。為廬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唐詔銓司考覈偽濫。

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誥敕鬻于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眾。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預執事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屏除偽濫。未始非銓司之職。然其所爭。特此權族。則仍沿門第。官人。國習初。非登清仕途。正本之意。豈以南郊行事。輒議注官。更何政體。是選人之咨怨。固妄而重。考覈者之考覈。非謬也。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巖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巖使于蜀。巖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會無勤王者。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已而巖還言于唐主曰。王衍童駭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驕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問唐主

怒口王衍寧免為入草人手

唐秦王李茂貞死。

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軍府事唐尋以為節度使。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沐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其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

城池乃衛民保障楊立之
城由于疑懼思亂並非因
有壁城可據也莊宗以一
將之故夷及潞城且悉
毀州鎮守具正所謂因噎
廢食

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自唐

十三年義金為歸義留
後及是已五十四年。

六月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時潞州牙將楊立據城以叛故有是詔。立初有寵于李

悒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因聚謀繼韜繼韜誅悒
據城自稱留後詔李嗣源等討之。已而李嗣源等平

潞州磔立并其黨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有諫

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

遠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

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

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徑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

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畿京畿民田皆不從

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

謙屢欲為租庸使終不獲。臣盧革判租庸謙言于郭崇

書留滯宜更圖之崇韜欲復用張憲謙失望乃言于

革以與唐尹王正言為之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已而謙又短正言于崇韜于是謙厚賂伶官景進進言

會正言亦以病不能治事于唐主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

即趙殷衡梁亡復其姓名為副使謙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

國功臣。

九月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廣州遮馬諫

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

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既而唐主復

莊宗藉始為唐之名能
滅宋梁乃方欲戮屍旋命

拜其顛倒無據若或視其
融為何足觀其後乎

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
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冬十月蜀以宦官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為

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

悅之以為已副舊將無不憤恥已而蜀主復以承休為

天雄此秦州之節度使唐僖宗之世官官雖盛未有建

美婦人請為陛下承節者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

擇以獻故有是命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鈗復修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鈗厚貢

獻並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

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吳王如白沙鎮名在揚州府儀徵縣南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温來朝先是温

以親吏翟虔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

對温名兩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孰矣

因以虔無禮告温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徙

撫州注見前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罷相坐貶蜀主衍初立格以附中書吏王魯柔乘

危窘之及再為相格殺之許寂時亦為蜀相謂人曰張公才

高而識淺殺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契丹侵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即此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七 五季

先是契丹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不許遂侵幽州至是復侵蔚州唐主詔李嗣源將兵禦之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

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疆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幽州人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

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乙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西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西鎮春正月唐主如興唐

唐主至興唐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副

留守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場有陛下即位壇

不可毀請更闢場于宮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

莊宗為晉王時身親行陣
陰備嘗及其業甫定節

縱意肆志頓改前轍毀壇
之舉豈惟肯本不祥益傷
心既萌無復知有敬畏宜
其忽焉而忙之

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
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謂崇韜曰忘天
背本不祥莫大焉

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徒

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

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

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

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

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

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

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疆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譏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為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

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為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

朝廷政有得失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

為西川節度使公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非人為人下者皇家子

崇韜爾時深為莊不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為國患則杜

漸防微應有剴切之論而徒以私忌後言咄囁其忠正腹心之臣所宜為哉

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夏四月癸亥朔日食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

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慚懼而死。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

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
伶宦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

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于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

主含怒未發曾往祀坤陵唐主以中書門下言作坤陵

縣故城在河南府宜陽縣道潭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

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

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

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

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

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
近寃之。

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諳諸事宜敕使李紹宏紹

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

諂絕倫不可信也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

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成

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

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

使軍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工部尚書任圜

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

崇韜以舊恩薦知祥卒使
全蜀歸於孟氏人臣挾私
病國固執所必至不得以
事非意料貸之

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
憲，謹重有識，可爲相。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彊
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
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
官蒲禹卿上表極諫，幾二千言。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
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以
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
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
賦詩，殊不爲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前蜀自王建據成都至衍
亡，凡二主，合三十五年。

郭崇韜入散關，饋運將竭。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

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

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

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先是，李紹琛即康延孝攻

蜀威武城，在漢中府鳳縣東北。降之，縱其敗卒萬餘人逃去。因趣

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至是承捷以鳳興文扶。四

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

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爲三招討將。

兵三萬逆戰。紹琛等自興州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

故城在漢中府寧羌州。大敗之，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蜀主聞宗

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即桔栢渡在保寧府昭化縣東北嘉陵白水二江合

流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之宋光

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

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及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

望風欵附主承休與安重霸謀掩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

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于馬

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

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

宗弼棄利州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

于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

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劫遷

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

歸其家自稱西川兵馬留後宗弼之棄利州也李紹琛至乃修桔栢浮梁進至綿

州綿江浮梁已斷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

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日迎降不暇若

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則勝負未可

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

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綿江今日綿陽河出綿竹縣西北下流至漢州入雒江宗弼遣使

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

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

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

主命翰林學士李昊字宥佐自言唐宰相紳之後草降表又命平章

事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字齊美衡山人奉之以迎

繼及崇韜宗弼斬宋光嗣景閏澄李周輅歐陽晃南繼首送繼及又責韓昭佞諛莫于金馬坊門

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

王衍荒淫縱恣民不聊生
眾畔親離已非一日李嚴
伐蜀之策不獨機有可乘
亦且拯民水火觀其入蜀
馳諭人心帖然蜀中情勢
固可概見勸其避怨弗往
者直不達事理耳迫後西
川都監之請知祥方蓄志
保聚無隙可乘重以任圖
之橫征衆皆疑怨嚴因遇
害論者非其前事而非之

其機其藥禍原謀殊乖
恕不可為過事定評也

從其不為過事

經銜壁牽羊。百官哀經徒跣。輿觀號哭。俟命。繼岌受璧。
崇韜解縛焚觀。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
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
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
綉帛。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箸。曰。是老
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
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
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十二月。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
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
功。公等檉。小木。喻董璋。小材也。相從。反咤細語也。于郭公之門。
璋為東川節度使。璋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

韜。十二月。崇韜表璋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不屬。紹琛

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

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

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先是。宗弼以蜀主之後宮珍寶。賂魏王繼岌。及郭崇韜。
求為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
物而遣之。已而宗弼復賂崇韜。求之。崇韜陽許之。久而
未得。宗弼乃帥蜀人。列狀請留崇韜鎮蜀。時宦者李從
襲從繼岌在軍。唐主遣以崇韜專制軍事。心多不平。繼岌
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
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貴臣大將爭以寶

五季

三

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因言于繼
 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
 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
 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且此非子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
 闕白陳。于是繼岌始疑崇韜。崇韜因欲誅宗弼以自明。
 乃徵犒軍錢數萬緡于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
 火誼謀。崇韜遂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
 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字子延。審立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

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
 雖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為太
 原尹。王正言為興唐尹。史彥瓊為鄴都監軍。正言昏耄。
 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
 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于白沙。此洛陽之白沙也。在伊闕山旁。

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
 者。老弱餓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于白沙。後
 宮畢從。六日而還。會大雪。更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
 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

于寇盜。

漢白龍見。

漢主收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

長和求昏于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

和即唐之南詔也。

滇載記唐光化中鄭買嗣滅蒙氏改國號曰大長和。

聞月唐詔罷折納。

折穀帛之數。紐配。紐合其數。法。而以錢納官。而科配之。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

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

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未即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廷誨曰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
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
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
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遣
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
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
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后復言
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
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崇韜素疾宦者及平蜀密謂
繼岌曰師旋王必為太子他
日得天下驃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
人宦官聞而切齒故羣構之驃馬扇馬也以喻宦者
政食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
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
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
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
機杼大盛

丙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
春正月
戊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
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
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閱兵

崇韜之死不由王命繼發實不能辭過至其不書官爵友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幸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崇韜立后之請固為可鄙然不應責於此時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發都統之命崇韜實請之而佐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及如使

宵小得乘間而播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其奔走其門實賂悉充其裏擅權竊貨積怨尤而於崇韜之非分干求始則藉其財以陽託繼乃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為枉則書法交貶之也固宜

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而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唐魏王繼發殺郭崇韜

繼發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發繼發曰彼無釁端安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發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搥碎其首並殺其子廷誨廷信推官李崧海州饒陽人謂繼發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邪繼發曰公言是也

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

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洛陽

人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發命任圜代總軍政

唐殺其睦王存父唐主之弟及李繼麟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並殺其諸

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父崇韜之壻也宦官

言存父攘臂稱冤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

與存父通謀宦者因共勸速除之唐王乃使朱守殷殺

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諸軍饑窘妄為謠言伶官采

李嗣源入朝亦為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

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

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于命耳時

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

右營護以是得全。

唐魏王繼及發成都。

先是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

撫吏民獨賜將卒去留帖然至是繼及留李仁罕字德美陳

留仁罕東光人。趙廷隱太原人。張業後儀人。武璋文水人。李延

厚平恩人。等戍成都而還。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

都空虛恐兵至為變赦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

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弑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

魏州人。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仁晟不從暉殺之又

劫小校不從又殺之劾節指揮使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聞亂

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

帥焚掠貝州南趨臨清有向鄴都告亂者都巡檢使孫

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曰賊至為備

未晚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遂

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定州人。為指揮使縱

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其家人告之索馬不

得乃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眾擁在

禮為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

憲斬其使以聞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

招撫已而紹榮至鄴都攻之不克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救招諭之

趙在禮拜于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
得免于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戰手大罵曰羣死賊賊城
萬段皇甫暉謂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救我矣因聚
噪掠救書手襲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
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
唯類犬發者軍討之

唐李紹琛反于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擒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帖囁誰門邪

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西魏縣宋省故城在今保寧府劍州遇敕使

諭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友謙子為武信節度使在遂州遂州注見前時紹

琛將後軍去中軍一舍聞之以唐主不見委犬驚俄而

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

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也至于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

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

我矣寃哉天平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

等號哭于軍門曰西平王友謙封何罪闔門屠贖我輩歸

則同誅決不復束矣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

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眾至五萬繼岌以任圜為

副招討使討之時董璋屯綿州以兵二萬會圍追及紹

琛于漢州紹琛迎戰大敗以十餘騎奔綿竹遂擒之繼

岌乃引兵而東紹琛之被擒也孟知祥至漢州犒軍與

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

郭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

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

歸耳紹琛至鳳翔向延嗣以唐主命殺之

唐從馬直唐主選諸軍驍勇者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

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
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
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旣負我
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
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
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城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
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討李紹榮未至紹榮
久無功會邠州兵趙太等亦爲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

小校王景戡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
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
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心忌嗣源
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
宏亦屢言之乃許之

三月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

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
士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
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
從馬直數卒誼競遠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

源涕泣論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即霍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借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于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至是。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

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應州人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蔚州人。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客賞以失上心及河陽犯水雖賞之而不爲用後唐之所以傾事也說者多以怪鄙爲劫后罪夫劉后之穢惡誠不足齒而出納之吝則不得盡以歸咎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腹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

吾南郊勞軍誰贊新之且
以國家財賦使中宮子預
主持莊宗果何爲者邪

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日四方貢獻隨以

給賜所餘止此耳請幣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反引兵向大梁歐陽修五代史唐莊宗紀書李嗣源反編曰不書尹起莘日編

日于嗣源多怨辭亮其無利之心也歐陽氏書反明君臣之大義也今于嗣源入鄴依綱目書劫于引兵向大梁

依歐陽史書反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

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遠唐主憐之

賜名繼璟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待之如子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

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安有上將

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

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

全康義誠字信成代北三部落人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

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嗣源家

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遼州榆社人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

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

分三百騎遣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軍勢大盛

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諸軍

軍士詎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李紹榮至洛陽曰

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沚願陛下幸關東謂汜水關以東招撫

唐主從之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景進等言于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

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楷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

或勸李繼璟亡去不從唐主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

黎陽疆遣繼璟召之

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金全引

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邱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

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眾叛歸嗣源

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

在開封府中牟縣東

聞嗣源已據大

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

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涕泣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須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闖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至此今乃歸咎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罌子谷在汜水縣西唐主至石橋西

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

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

即杜晏球

李紹英本房知溫字引伯王叔邱人

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敗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嗣源自從珂見黜之後節

心懷疑懼其忘莊宗恩義
非一日矣鄴都之擁逼入
誠雖迫于不得已而事後
之移檄會眾進據大梁果
無利之心邪至嬰子谷
間變慟哭特藉以飾其逆
跡而慨歎于羣小蔽惑籜
度于吾將安歸則已肺肝
如見且亂賊在側而不討
魏王在外而不迫浸假而
誦其宗支竊據神器非寡
而何其心既無可諒其罪
亦無可恕也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欲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

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洛陽皇城唐主方食聞變帥

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

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憇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

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字

侯存審軍校何福進主全斌皆太等十餘人力戰俄而

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善姓扶至絳霄殿廡下

抽矢渴憊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

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

囊金寶鬃馬鞍與申王存渥注見前及李紹榮焚嘉慶殿

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于其家于是諸

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

心止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

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于灰燼之餘而殯之謂朱守殷

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

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扞禦北方耳是日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

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

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

西謀保鳳翔

唐太原軍亂

即此卷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五季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

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字潛夫濮州范縣人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

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

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

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

超彥卿之兄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

徇義而不免于禮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

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後嗣源即

位有司劾憲失城之罪見殺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

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

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補用老舊之人其少年者皆出之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汴州開封人為副使

延朗本梁祖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俱太子匿民

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

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

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

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

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太祖次子以病得免

高季興以孫光憲字孟文 陵州人掌書記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先是紹榮將奔河中爲人所執折其兩足送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于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于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錢已斷浮橋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從襲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冲殺從襲

唐主嗣源立

孔循以人奴得曲方州其
受莊宗恩過不薄乃開嗣
源初叛即首鼠兩端望風
輸款至是并欲改其國號
忘情故主若此豈其大馬
之不如哉其後安重誨以
親驪見給尤為小人常技
不知有君何恤於友更不
足責矣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
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于唐為唐復
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
十三事獻祖莊宗尊其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
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
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
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
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又能
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
禮眾從之監國服斬衰于柩前卽位百官縞素既而御
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唐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二十人教坊百人鷹坊
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
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
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
得貢奉

唐以鄭珽任圜同平章事

圜夔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
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唐李紹真等復姓名

李紹真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

姓名爲霍彥威長從簡陳州人房知溫主晏球夏魯奇米

君立晏球本王氏子注見前故請復姓王

唐以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

在禮請唐主幸鄴都唐主徙在禮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秋七月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注俱見前

契丹主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

其長子托允舊作突欲今改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字德萬米白曰

本名耀渠芝後改焉按耀渠芝舊作耀屈之今改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按巴堅聞莊宗遇害慟

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

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

爲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

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

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
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
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
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
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韋說罷

革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
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
旨以蕭希甫宋州人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
疏言革說不忠前朝並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為
散騎常侍後革說皆流
遠州見殺

契丹主按巴堅殂

綱目書死今依南北朝魏太宗例改書
殂其景宗以後以宋為統仍依綱目東
晉魏太祖續綱目
南宋金元例書卒

按巴堅卒于夫餘城舒嚕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
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
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乙酉朔日食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并誅其黨支使唐節度
使幕僚有判
官支使等各韓叔嗣青州北
海人預焉其子熙載字叔
言將奔
吳密告其友李穀字惟珍
汝陰人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
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允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托允愠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唐。契丹葬按巴堅于木葉山。廟號太祖。太

于先帝。至臺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木葉山。考遼史地理志。永州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又祖州有祖山。太祖陵鑿山為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眾十萬歸唐。

唐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巖為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

殿。是遼太祖葬祖山。不葬木葉山也。與五代史不同。今一統志。木葉山在克什兄騰旗北。蒙古名濟吉温都爾

遼太祖陵在巴林旗北廢祖州界。趙思溫字文美。平州盧龍人。

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已而嚴果為知祥所殺。知祥見嚴盛陳兵甲，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懼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因揖下斬之。而誣奏以他罪。初，知祥至蜀，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遣趙延隱、張業討定之。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與民更始。已而增置營兵，修葺城垣，陰有據蜀之志。以趙季良與之有舊，遂奏留之。唐主不得已，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亦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推官後唐置，與判官俱為幕職。

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茂業兄弟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于是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為威武留後。唐以為節度使，尋封閩王。

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丁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亥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主更名晝。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齊州人，邢之曾孫。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
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園欲
用李琪珏素惡琪由是循力沮之他日議于唐主前園
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
臣旣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唐主
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
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
朝者數日重誨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園曰
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出大秦國煎
取蛤蜊之轉黑甲蟲一名蜃蜃博也循與重誨曰短琪
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唐主以其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二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至遣使族誅之

三月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
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義成不之官亦實爲
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唐主乃爲之除皇
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以皇
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字子環相將兵送之且制置
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道
宜書之嗣源之于從謙抑
又其矣方其入洛陽也軍
威甚盛于誅一從謙何有
必逐之十月之久始誘而
族之乎蓋其初固無殺之
之心久而春已度世知爲
從謙所不容姑藉此以遷
其耳不然何不直斥其殺
君之罪且先之以罷扶邪
夷實乃疑爲畏其衆而難
圖因其不及時以取悅不
恒不識事機亦實無當于
南董之義也

亂兵雖法所必懲然渠魁
存從目當稍分輕重况九
指揮之變迫于知温誘致
披其時便象謀之罪亦惟
却而及身而止何至率戮
萬人而于首亂之知温轉
置不問失刑甚矣

從其原不送金書

睚部之戍盧臺軍

唐置今爲鎮在順天府寧河縣東南

不給鎧仗但繫幟

于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

李巖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

信都人爲

副招討使代房知温知温怨震誘龍旺所部兵殺之其

衆謀于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知温恐事

不濟亦走渡河與審道合謀擊亂兵亂兵列炬宵行疲

于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四月敕盧臺亂

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九指揮之門墮三千

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

卽今衛河注見前

爲之變赤

朝廷雖知知温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夏五月荆南自附于吳吳人不愛

初唐魏王繼岌破蜀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

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而掠之唐主旣立遣使詰問對

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主怒會季興襲據

夔州季興先請夔忠萬三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乃

削季興官爵以劉訓爲招討使討之會久雨糧道不繼

軍士疾疫乃詔訓引兵還至是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

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季興復奪之而自附于吳

徐温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

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

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已而唐取夔忠萬三州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進季興秦王

印七卷直益詳覽

卷之二十七 五季

三

六月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于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猶今出

于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于唐主前，聲色俱厲。

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

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

求罷居磁州。

唐以馬殷為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汝南人許德勳為丞

相。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契丹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

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高密人勸守殷反，守殷

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

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

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

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

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吳謂重

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

圍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

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溫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
十二月唐以周元豹為光祿卿致仕

初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

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有年。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皮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子元年見歲凡四國二鍊春二月丁丑朔日食。

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懷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忝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太原人。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唐主尋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珪請致仕。以建立爲僕射。平章事。判三司。

夏四月。唐以子從榮爲北都留守。

以從榮爲北都留守。馮贇。太原人。爲副留守。楊思權。新平人。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遣人

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都以重幣求救于奚酋托輝五月托輝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本漢上曲陽唐去上今縣屬定州都與托輝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神易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襲破新樂隋縣今屬正定府合兵萬餘人至曲陽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軍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搥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托輝

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幽州人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

吳遣使如楚

先是吳侵楚岳州楚擊敗之獲其將苗璘王彥章此吳將別一王彥章以歸至是吳求和于楚請璘彥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餞吳使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早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八月擒其將特哩衮契丹官名掌治宗族史失其人故但記其官按特哩衮舊作惕隱今改正

契丹復遣酋長特哩衮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紀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

德勳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諱輪情于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采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章封責者

之擒特哩袞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槌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特哩袞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閏月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先是韜凝皆流邊郡至是唐主以韜發諸陵疑反覆敕所在賜死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于曹州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字迺聖季代之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用遠

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于唐求復修職貢唐以為荆南節度使

巳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丑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托輝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兵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托輝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輝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已而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餽運而已

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聲字若訥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于殷

夏四月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酌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于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闕

唐以子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先是從榮在北都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時為河南尹孝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厲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

從榮以剛狠之姿親見黨
之輩習與性成已難望
其遷善刻諷導者徒知以
弟之術使聞牆之變愈
深而不軌者并勸以稽兵
自固致破鏡之惡益稔異

自天津橋之躬行悖逆顯
顯刑誅皆此數人入墮之
屬也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蓄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馬

贊贊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已贖入為宣

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至是

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留守北都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竊

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并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皆始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施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

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

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秋八月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人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此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于殷殷不聽司馬楊昭遂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于希聲希聲屢言于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長沙西岸嶽麓諸山吾將歸老獍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

尙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時諸鎮營有馬步司置獄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吾動舊橫羅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

新經。五月羅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嘗諷誦之。

九月唐削錢鏐官爵。

同光未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諱而不稱。至是鏐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不省。

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諸戎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輒以蕃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

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會朔方軍亂。留後韓澄使韓洙卒弟澄為留後節度

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

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崧徐州人

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遇吐蕃野利大蟲。

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崧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方渠。漢縣。後廢。故城在今慶陽府環縣。青剛峽。在環縣北。亦曰青剛川。趙珣聚米圖經。青剛川在環州西北。本靈州大路。綱目作青銅峽。考青銅峽在靈州西。若康福至此。則已過靈州。下不必更言。進至矣。今依五代史通鑑改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廷望處人骨肉之間往來
交構其傾險實法所不容
知誥執而誅之願似能釋
嫌止釁者未幾而金鍾酌
賜又誰爲之謀而掠飲者
立見廢潰爾時其何顏以
對知詢乎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詢典客周廷
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
誥親吏周宗。密輸款于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
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
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統軍。遣徵金陵兵
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誥知
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
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
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
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
漸高徑前。誦語。掠二酒合飲之。攘金鍾趨出。腦潰而卒。
唐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

謀也。先是仁矩奉使兩川。不禮于董璋。璋欲殺之。涕泣

而免。唐主將祀南郊。遣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仁矩自
以唐主舊將。又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縱。至梓州。

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至。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徒卒執

兵入驛。立仁矩于階下。而誦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

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至是重誨使仁矩詞璋
請。僅而得免。及還。言璋必反。

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重誨

外將兵赴治。復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

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唐龍州。今四川
龍安府是。爲節

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

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

廷。

庚唐長興元年。是
夏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

印七卷。道經。卷之二十七。五季。

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

于是知祥與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干闖中建節綿

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恐武虔裕窺其所為召而囚

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于劍門北布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雲安後周縣今夔州府雲

陽縣是鹽監唐雲安有十三鹽監以收鹽利今雲陽縣西北有雲安監故城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如謂王德妃邠州餅家子曰吾素病

中煩倦于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至尊誰敢

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后亦憐之初如因

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如有美色先為劉鄩侍兒鄩卒無所歸有言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

唐主而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官中用度稍侈重誨每

規諫如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如由

是怨之

夏四月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

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

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

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

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院宣胡

省注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

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

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姓也。都指揮使藥彥稠。沙陀三等部落人。將兵討之。唐主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傳首以獻。唐主怒彥稠不生致深責之。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奸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于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閉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索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六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設官自此始。考唐未始有三司之名。天祐三年。故都置使尋罷。至此始設三司使。

專官。總筦財賦。迨及宋初。位亞執政。號為計相。賦任益重。

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八月。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指揮使姚洪。史無。里系。將兵千人。從李仁矩戍閬州。董

璋以書至洛。告其子宮苑使光業曰。朝廷割吾支郡。分

建旄節。又以兵戍之。是必欲殺我也。汝為我語樞要。若

再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

承旨李虔徽。未幾。安重誨復遣別將荀咸。又益兵赴閬。

璋聞之。遂反。重誨既遣咸。又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

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虞徽以告重利李彥。聞李仁遂夏。重誨不從。咸父未至。璋已反。

奇。三鎮以聞。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

耳。唐主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時西川進奏官蘇

愿在洛陽。遣人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

祥謀于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聞然後併

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璋引兵擊閬州。知祥

以指揮使李仁罕趨延。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千乘

人。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已而璋陷閬州。殺李仁知

執姚洪。洪不屈死之。洪初為小校。嘗事璋。及是被執。璋

賊。爾昔為李七郎家奴。掃馬糞。得一樹。殘矣。感恩無窮。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負于爾。而反邪。吾能為國家

死。不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封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于近衛。厚給其

家。李七郎。汴州富人。李讓也。入梁曰。朱友讓。璋與高季興。孔循。皆其家僮。

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

本王鎔家奴。浸用事。數短重誨于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

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

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

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

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

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以

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唐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知祥

雖已遣兵攻遂州唐主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故有是命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

奇副之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

冬十一月楚王馬殷卒諡武穆子希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復

藩鎮之舊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臠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

無賢

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入散關陷州刺史王弘贄史不詳何所人瀘州刺史馮

暉魏州人與前鋒王思同幽州人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在

寧唐昭化縣西綱目作馬頭山考馬頭山在閬中縣東南北去劍門三百餘里今依通鑑改正後過劍

門之南元和志劍門南至劍州六十里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三千人

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

其資糧還保劍門董璋之陷閬州也將趨利州遇雨而

還孟知祥聞之曰董公退處閬中遠棄劍閣非計也欲

遣兵助守劍門璋辭之至是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

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

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

將萬人會屯劍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西川

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錕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遠引部兵千餘人間

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三人謂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

升北山大譟于官軍營後鐘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

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石敬瑭攻之不克龐福誠太谷人來蘇村亦曰來蘇寨在劍門東

契丹東丹王托允奔唐

托允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賜姓名曰

李贄華以為懷化唐慎州軍名節度使先所俘

等皆賜姓名特哩節度使特哩

十二月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于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

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蹙路不可勝紀時唐主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辛唐長興二年是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

奇死之

知祥將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及是城陷魯

奇自殺時石敬瑭屯劍州北山知祥梟魯奇首以示之

魯奇二子在敬瑭軍泣請往取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不猶愈于身首異處乎已而知祥果葬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西川兵追之陷利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于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止。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閩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于知祥曰。董璋多詐。

必為公患。因其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于天下。知祥不許。廷隱嘆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于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吳以宋齊邱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邱為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上有九峯。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削成。因更名。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即景。改名。入山敦諭。齊邱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二月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

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

往諭旨以嚮日致仕重誨矯制也

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其子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

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延鈞從子拒之仁達偽

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眾潰追擒之初延

稟既立延鈞前事具將還建州謂延鈞曰善繼先志毋煩

老兄再來及是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

能對延鈞斬之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

州慰撫吏民延鈞先度僧二萬餘人由是閩中多僧又

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

五月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時范延光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趙德鈞養為子因姓

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

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

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

以李從璋字子良唐主之姪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

彥稠將兵趣河中重誨子崇贊崇緒逃奔至重誨所重

重誨性恒擅權久為中外側目其因從珂杯酒小嫌構難洩忿陰險尤不可測而禍機亦伏于此且于莊宗親屬密謀而盡殺之尤為神人所憤使聲罪以正其誅天下非惟不以為冤

而且以為快。顧舉知祥錢
鏐諸事以實之。則非其罪
矣。劉尹諸家不于此持論
而斤斤于既致仕。則可以
無罰。并譏其不相時。而仕
亂世。皆不免拘墟之見也。

征北府右都督重誨 卷之六十一
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
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
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
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
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鄰
字化基。郵城人。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
志。則誅之。光鄰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
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
救。亦搥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
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
誅之。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奉官蘓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
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
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
已族滅。尚何謀為。出是復為怨敵。

六月。唐均田稅。

秋。九月。唐救解縱五坊鷹隼。

救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
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
人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
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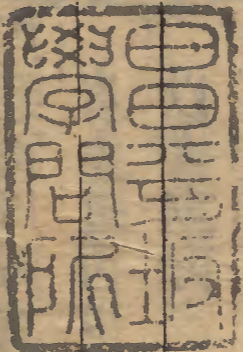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

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

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

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于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

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陳覺海陵人。



文化丁卯

